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東方文庫第三十五種

東商



行刊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東方雜誌 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Hypnotism and Spiritualism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
 再版



回(東方催眠術與心靈現象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目次

催眠說	一
中國催眠術	九
動物與催眠術	三一
心靈研究之進境	三五
論心理交通	四九
夢中心靈之交通	六五
失念術	七五
一、正式的失念術	
二、變式的失念術	

東方文庫目錄

-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話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三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櫛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

[41] 甘地主義

[42] 戰爭哲學

[41]

[44] 羅素論文集(三冊)

[45] 究元決疑論

[42]

[47] 宇宙與物質

[48] 相對性原理

[43]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51] 迷信與科學

[44]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 食物與衛生

[45]

[56] 鐳錠

[57] 飛行學要義

[46]

[59] 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47]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 近代戲劇家論

[48]

[35] 但底與哥德

[66] 莫泊三傳

[49]

[68] 藝術談概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50]

[71] 考古學零簡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51]

[74] 東方創作集(三冊)

[75] 近代英美小說集

[52]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53]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 枯葉雜記

[54]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 枯葉雜記

催眠說

梁宗鼎著

幼年讀列子，即聞化人之名，云能變物之形，易人之性，心竊異之，然絕未措意也。自入校後，又聞有所謂催眠術者，能偵探案情，治療疾病，益奇其說。同學中有東西渡而從事此科之習學者，余則不憚道路之遙，每以函電向其諮詢討論；更購書報研求。歷日既久，不期對於此科，亦稍有領悟。惟鼎礦界人也，於斯道，僅能言其概，凡深邃學理，自仍待專家之闡明，讀者可得而矜宥之乎？（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四夜，與數友觀陳維新演催眠術於廣州，同人奇之，趣余言其理，此稿即當時之一夕話也。）

催眠學，英名『哈普努剔斯姆』(Hypnotism)，由希臘『睡眠』二字之轉變，故日人譯作催眠，即列子中化人之義。此科計分兩種：一曰催眠學，一曰催眠術；術不足貴，所貴者，厥爲催眠學。

催眠術，我國列子中，既已述及，在歐洲，亦久發明。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前，猶太波斯間，盛行魔術，實不外利用一種催眠之狀態而已。當中世紀之末葉，研究者日益衆，有主張天人合一之說，有倡心理交通者，今之催眠學術，實濫觴於此。其後諸家輩出，聚訟紛紜，能各樹一幟。得爲研究之助者，大別之得爲三派：即『動物磁氣派』，『生理學派』及『心理學派』是也。十五年前，日本習此術者，不過一二人，今請觀其國，則此術已認爲獨立之科學矣；回顧吾國，能不悲哉？

催眠術中之最切要者，即『暗示』(Suggestion)與『默契』(Rapport)二字。何爲暗示？暗示者，即術者對於被術者所司之命令也；例如有持杖之人而請催眠，術者若曰，汝持蛇於手，何不畏乎？則被術者立呈一可佈之狀，而拋杖於遠方；此『汝

……乎」一語，即司術者所行之暗示也。而被術者，當此之時，皆唯術者之命是聽，此外之一切命令，則絕對不從；由此觀之，則二者之間，必有一密切之關係在矣；茲即名此關係曰『默契』。而催眠學，即所以研究此『暗示』與『默契』之原理之科學者也。

嘗聞日本人呼變戲法者，亦曰催眠術；蓋取其能使人看朱成碧；此實非催眠術，不過如黑氏天演論中所說之赤員堅一，視神經一時所起之錯覺幻覺而已；若催眠術，實另有真正之學理在焉。

催眠既稱之曰術，故各家所用之方法，自必不同。有以『心理的方法』單利用指示，而誘起人之催眠狀態。例如突語婦人曰，汝顏赤；其時彼婦人並未有此現象，然聞言之餘，不期暈上雙渦矣；又如對小兒以惡色，則必號啕大哭；又如男女相悅，則眉目能語；凡此種種，類皆心理作用，雖未達睡眠之程度，然亦其初階也。

催眠術中，若單用心理上之指示，常不及佐以刺激為佳；故『生理的方法』應時

而起。普通分之爲三大種如左：

(一) 觸覺，

(二) 聽覺，

(三) 視覺。

『觸覺方法』行之已久，於催眠術上，頗佔勢力。其方法，卽以手與被術者身體上之一部分，作不斷之接觸，使被術者，凝集注意，雜念消除，腦中之血減清，此時再佐以暗示，則被術者，不久卽入睡鄉，聽術者之指揮矣。猶憶八年前，吾友某君，由東返國，余卽以催眠術，翌晨，友導余至一靜室，互相席地對坐，友以兩手向余之目前，或上或下，反覆至數十百次；友徐曰：『視余』，又曰：『去汝之雜念』，繼又曰：『君之眼已倦了，眼閉了，已不能開了，今很好睡了』，等等之暗示；行之數次，而終不能催余入眠；蓋余之期望心太切，雜念龐至，並存有反信之心。故催眠學上有曰：『自發的精神，與暗示感受性，常成反比例』。蓋雜念及反對觀念盛時，斷不能惹起催眠之狀。

態者也。

『聽覺方法』甚易領悟，學校中發見尤多。聆不善教授法之教習講解，生徒每每自然入寐；天氣和暖時，極易表現。故近來催眠家，有溫體之一法；吾儕聽無味之演說時，亦然。故創『動物磁氣說』之米斯米魯氏，曾以奏音樂之法則，而使人睡眠，卽其理也。

他若以光以鏡，而催人入眠者，無非利用『視覺之方法』也。西人普佗氏，有凝視之一法，卽使人凝視一物體，而迫入睡鄉。吾國亦有懸紅絲於帳中，而促進睡眠，及臥時多讀說部，則易入睡鄉之說，信不誣也。

此外法則尙多，有徒恃手術，有佐以機械，電力，藥品，令人睡眠者，更有學術精深，能一望卽可使被術者，達催眠之狀態也，茲限篇幅，不暇細述，讀者諒之。

凡人既受催眠，一切知覺，均難自主，腦經頗易損傷；是必非於一短時間後，令其恢復原形不可。然其醒覺之方法若何？試請述之。吾人夜臥晨興，咸出自然，故被術

者縱不加以法則，亦可望其自醒；但實際上，因防起生理上之障礙起見，輒施以一種方法，而使人醒覺。其所施之方法唯何質言之，不外乎心理的與生理的也。此兩者之區別，亦如術中之所論，即對於被術者，施以相當之暗示耳。『君已睡覺許久，……今醒罷，……請醒，』或『君請好睡，……睡至余喚汝時再醒』等，均能如約而行，毫無困難；此所謂利用心理作用者也。若就生理方面而言，則刺激聽覺，實爲第一要義；彈指，拍手，發聲，鼓風，溫體等，均其要件。然據作者之意，以生理刺激，終不及以心理方法，使人醒覺爲妥善；蓋被術者，往往因過度之刺激，或其他不適當之法，則醒後發生頭痛，神經病，及疲倦恍惚等症；但精深老練之催眠家，能於醒覺之前，預施以安全之暗示，如『君之眼已不倦了，……神清氣爽，仍如尋常，……今請醒罷』等，亦決未聞醒覺後，有些微之痛苦也。

催眠術，今既說其大概矣。然此術，何以能令被術者就此催眠之範圍，似尙欠翔實；故不得不請畢其說焉。夫人之身體，有如機器，五覺七情，知識運動，各有專司管

理；耳壞則聾，目傷則盲，四肢病，則不能動作，腦海傷，則靈性損失，彼癡者，乃腦筋受重傷之人也。蓋人體各部之運動，均唯此腦是賴，人之有腦，猶美洲各工廠（指多數而言）之有尼和加拉瀑布，美洲無此瀑布，則美洲各工廠之運動停，人如無此腦，則人之靈性失矣；大矣哉此腦乎！

夫腦者，留聲機也，其灰質，即蠟盤也；凡事物印入後，擦之可再發現。昔人言腦灰質廣而富有摺紋者，能強記焉。而此一腦之中，又有大小之別，大腦中，更有兩筋，西人稱之曰「二我筋」，一爲「天君筋」，一爲「善惡筋」，即宋儒所謂天理人欲之二我也；此兩筋，恆爭起落，每構成種種之思潮云。

人之初，性本善，平旦之時，清夜之際，惡念不起；學者由此研求，確知人之初生，腦中祇有天君一筋，故僅知啼哭，而不知其他；迨生長數月，善惡筋，即漸次發生，由是小兒亦漸知好惡喜怒矣。他若清夜平旦，適人身疲倦之時，腦海較在他時爲潔淨，善惡筋多不用事，此際握全身之樞要者，實惟天君一筋，其所發之命令，各部分奉

之若神明；催眠家即利用此筋，間接司令，以致鉤深索隱，治療疾病，厥功豈鮮也哉！腦中之善惡筋，既極靈敏，故觸之最易發炎；當其發炎急烈時，恒奪人之常性；我國性理家，常言克慾，蓋即指克制此筋而言也。此筋發現之病，更有輕重之分；輕稱「歉病」，重稱「炎病」。人之觀念上，見有可欲而不能得者，歉病緣之而生；凡不義之事，偷竊之行，皆是病之所使也。其重者，則發爲炎病；當此病至時，則耳爲之蔽，目爲之昏，凡姦淫搶奪之事，無所不爲，斯時祇知聲色貨利，並不知有所謂廉恥道德矣。塵世苦海，多因此而來。催眠家，即專研究此筋，克制此筋，誘起天君，利用天君。拋如許之光陰，費幾多之腦力，苦心孤詣，以構成此不可思議之學科，增二十世紀之榮光，促學問界之進步，不亦盛歟？世之有志於催眠學術者，讀斯篇，其亦得以稍悟矣乎？

中國催眠術

盧可封著

前提

論理學前提不清，則歸宿不明；予草此編，爲應日本催眠術協會考試而作，以就正於大雅；故其言但求簡括，不解催眠術者讀之，自難領會，是前提不清，而欲求歸宿之明了難矣；謹略述催眠大要如下。若學理法術之詳述，予將別著誠明論（亦名儒者催眠術）以發之，此編所未暇及也。

催眠術者，以術致人於眠之謂也；其法或用言語，或用手技；眠之狀，恍惚迷離，昏

然似睡而非睡；眠有深淺之序，曰薄眠，曰熟眠，曰深眠。

薄眠者，但覺精神恍惚，身軀浮蕩，耳中尙聞四圍聲響，醒後亦能記憶；惟術者有命，則不覺隨之而動，如命之舉手，則手不期而自舉，命之投足，則足不期而自投焉。熟眠者，較薄眠爲深，昏然如睡；耳中除術者之言，鮮能聞知，醒後只能記憶多少；施術者命之動，則不能止，命之止，則不能動；錯覺，幻覺，已略能行；如示以帶而命之曰蛇，則果以爲蛇，現驚懼色，是曰錯覺；又如施術者命之曰，某在汝前，汝宜與之握手，則受術者果覺某之立其前，而爲握手之狀，是曰幻覺；總之，有物而錯認，謂之錯覺，無物而幻現，謂之幻覺。

深眠者，較熟眠更深，醒後全不記憶；錯覺，幻覺，感應更靈；其異有五：曰感覺敏銳，曰神遊，曰透視，曰默喻，曰化身。

感覺敏銳者，常人所不能視，不能聞之物，受術者皆能之；如置時表於二丈外，常人所不能見者，亦能道其分秒，音叉之微音，常人所不能聞者，亦能聞之；又如以五

味分置五罇，用水開至極淡，常人所不能辨者，亦能嘗之而知若者酸若者苦也。

神遊者，謂居於一室，能神游千里，將所見所聞，歷歷道出，而覆驗無訛；如受術者居於此室，命神遊彼室，道中事物，悉皆中的；或名千里眼，或名天眼通，皆謂此也。透視者，用紙匣或木箱之類，盛物其中，而嚴密封固，置之受術者之前，問其中何物能一一道出。

默喻者，施術者與受術者心意相通，施者雖與受者隔別一室，而施者舉手，受者亦舉手，施者喜怒現於色，酸鹹觸於舌，則受者之心之色之舌，亦自覺如此，旁觀者可鑒貌知之。

化身者，如受術本爲小童，命之化爲老嫗，則龍鍾之態，惟肖唯妙；本爲一字不識之人，命之爲文豪，則揮毫落紙，皇皇大文；本爲訥不出口之人，命之爲雄辯家，則登壇演說，娓娓動人；欲其化作如何身分，莫不一言之下，變化莫測。

此種現象，人人可以行之，并非難事；予將搜集名家實例，及身所經歷者，別著催

眠實驗錄；篇幅較繁，未暇及也。

中國催眠學理概論

中國之有催眠術，其來甚古，素問所稱『祝由』，孔子所謂『巫醫』，皆上古藥物治療與催眠治療并行不悖之明證；後世趨重理論，而精神治療之學理，未能根據確鑿，遂流於神怪，不若藥物治療之能切脈按息，指定部位，抉發病源，足以起人信仰；而巫醫遂分道揚鑣，不相維繫，不可謂非退化之一事。然各國進化，莫不由此階級，非特中國爲然。吾人不能置身數千年之上，見其實狀，徒見今日文化，遂謂之進步，其進耶？其退耶？吾誠不敢爲極端之論斷也。

至於催眠學理，吾稽之古籍，見其所言，莫不本末兼備，體用無遺；惜其言之幽深微妙，士夫滑口讀過，不加深思，遂令瓊寶空藏，不顯於世，亦可悲矣！

今之言催眠者，莫不宗尙哲學，心理學矣，其言之深切著明，有過於大易，中庸，太

極圖說者乎？他姑勿論，且就其關於催眠術者言之。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又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又曰：『一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噫！是非今哲學者所稱道之一元二面論耶？所謂陰陽，即精神形質之符號也，而賅括有加焉；所謂動靜，即精神形質之作用也；曰妙合而凝者，陰陽妙合凝結，而不分離也；太極卽一元，陰陽卽二面；故曰陰陽一太極也。如此立論，固非二元論，唯物論，唯心論之偏執。按之催眠術，而後知神遊（千里眼）之非精神離形體而去，而身心平行說，精神波動說，乃有根據。先儒之論太極曰：『物物一太極。』西銘亦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夫然，則宇宙間事物物皆出於一陰一陽之道，同爐而共治，故至誠之至，足以貫金石，儀鳳凰，而無所闕焉。此又物心平行論之至理也。循是理而催眠中之透視，默化，種種神妙之事，皆無不可通之理焉。

若夫心理之說，曰潛在精神說，曰預期作用說，曰暗示說，（暗示即施術者啓發受術者之言，此語原不妥協，吾於誠明論痛發之。）此皆今之學者所稱道也；然亦吾古人所嘗發揮者也。

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此儒者十六字心傳，亦即今之潛在精神說；其義又加深焉。所謂人心，即顯在精神，最易爲物慾所蔽，而窒其靈明，故曰危。道心則潛在精神，必須靜中養出端倪，故曰微。而必曰唯精唯一，允執厥中者，蓋惟精神專一，不偏不倚，而道心乃可以常存；即自己催眠之極致。予嘗執是理以催眠，實較他說爲正當；蓋催眠之非眠睡，在今之學者間，已成定論；故但當提起其精誠專一，無偏無倚之心，便自然入催眠狀態；吾於此只用言語啓發之曰：『專心聽吾言，』『誠心求病愈，』『靜，』『更靜，』『勿起妄念，誠心聽我，』如是反復數分鐘，便成恰好催眠狀態矣。

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最正大之預期作用說也。受術者惟誠心而來，

斯樂於聽受而能明，既明之後，疑慮祛而信仰起，而後能誠心受術。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易曰：『知幾其神乎。』通書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幾微故幽。』此皆暗示說之至論也，而更爲精微焉。蓋人未有無感受暗示之性者，小用之，一言一動能使人感焉遂通；大用之，則仁聲仁聞，可以感格於千里之外焉。若易所謂『知幾』，尤暗示之骨髓也；蓋人動靜云爲，隨處有幾，苟捉得其幾，則導之入眠，易如反掌；古人馴奔兔，伏遊龍，豈有繆巧，特能盡物之性應幾而動耳。今世之催眠術，弄出如許設備，如許方法，又費如許時間，乃能致人於眠，不過瞎撞此幾，偶然幸中，人卽入眠，實生澀之甚也；故熟練者催眠於一瞬一喝之間，知幾而已。故今之催眠術，猶未得爲至道。有志者於幾焉更求之，則近矣。

舍此之外，有所謂生理說者，粗率膚淺，學者多反對之，可無論焉。

吾本以上學理，姑鑿陳己見，其詳吾當別著儒者催眠學；今且簡言之，其應用學

理，則『誠明』二字，其法則『言語』而已。『催眠』二字，實悖乎學理者也。（催眠術英文爲 Hypnotism 譯言使眠，輔麗陀誤認催眠爲疲倦而眠睡，實大背乎學理也。）故并『眠』之一字，吾決計勿用。吾惟使人預知催眠程序何如，狀況何如，實效何如，以起其精誠專一之心而已。其所用言語，亦惟單簡直截，曰靜，曰誠，曰勿起妄念，專心一志而已。其他巧說，悉屏不用，吾非好爲立異也。催眠者，在使人無念無想，感應暗示而已；言語愈多，方法愈繁，徒足爲起念起想之地，何益哉？日本催眠大家之說，其綿密足法者固多，吾之得浸淫於此學，皆諸大家著作之賜，若吾所最爲服膺者，村上辰午先生之說也。

吾謂今之催眠術，猶非至道者，以其爲術也，勉強行之，未能純任自然；其爲效也，只能用之治病改癖；其他或曠日而無功，或可暫而不可久，夫豈能充至道之量者哉？至道奈何，見道也真，信道也篤，行道也毅，守道也久，如是以達於自己催眠之極致，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又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

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又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其修養之至，一觸即發，隨時皆可以得催眠之效，而不必如催眠之以術致也；故其見之於事功也。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端拱南面，而天下歸化焉；不言而信，無爲而成，誠動天地，而歲無水旱，民無天札，化及異類，而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夫如是，可謂充其量也矣。聞者疑吾言乎？其端緒有今之催眠實例可徵也，其極致皆古人之所稱道也。

中國催眠術之流行

中國催眠術之流行於民間者，莫不近於神怪，士大夫所不屑稱，然至道存焉。吾嘗戲語人曰，道何在？在傴巫跛瞽之間；蓋惟傴巫跛瞽，尙有利用人之精神作用者；士大夫終日談經義，說性理，何曾見及此？聞及此哉！噫！吾述中國之催眠術，乃惟神怪而已，不亦可哀也哉！

降仙童

皓月中天，涼秋八九，村落中農家者流，日作之餘，咸集談於祠宇之前，草場之上，羣童浪跳其間，每好爲降仙童之戲。解此術者，擇十餘歲之童子十餘人，使蹲坐地上；於是焚香燒符，環行羣童數匝，口中喃喃不絕；約一炊許，逐一提諸童之頭；其應手而起，以香烟薰其鼻而不覺，昏然如睡者，爲仙降其身；或十餘童皆成，或僅成三五人；術者稱之曰師傅，取條橈請其坐，叩其姓名，或稱武松，或稱李逵，張三，黃四，不一而足；更問其善拳耶？善棍耶？善刀槍耶？善籐牌耶？聽其所好，取給於附近更樓；於是或張空拳，或執利器，各擺架子，開門戶，進退動盪，居然武技師也；演技已，燒符退神，一一命之醒，則皆復爲常童，頃間所爲，全不記憶，但微倦耳。此等技術，中國隨時隨地有之，吾鄉有奇先生者，善此術，老矣，尙常爲羣童所招邀；此老亦興復不淺；予自幼至長，常常見之；惟不輕以術授人，今尙無傳者。予習催眠術後，乃知此完全爲

催眠，絕無神怪之可言；羣童所以忽能武技者，則催眠變換人格（化身）之效也；其需用符咒者，僞耳，非此不足以起人信仰，收人放心云爾；聞催眠之道者，人人皆可以行之也。

扶乩

扶乩亦曰扶鸞，其來甚古，洪範七稽疑，聞卽是此物，蓋乩卽稽字，用以決疑。今之扶乩者，用橫二尺，闊尺餘，高寸許之木盤一具，中鋪白沙，再用輕木架作『丁』字形，垂直之端有杙，如踏碓之杵杵然，人以兩手食指承丁字杵橫木之兩端，有杙之端，置白沙上，於是焚香化符，禱於本方土神，指名邀請某仙降壇，靜待有頃，乩動矣，或繪畫，或吟詩，自書姓名，或卽爲所邀請者，或代以他仙，多古知名之士；於是座客羣起，有問休咎者，決疑難者，求治病者，乞仙方者，或中或不中，或答或不答；文人學士，尤喜與乩仙唱和，詩詞歌賦，有佳者，有不佳者，不一而足；興盡則焚符送仙，或不待

送而自去，乩亦不動，扶乩者回復常態，了無他異，但微倦耳；問其乩曾作何語，茫茫然不知也。扶乩之人，或童子，或成人，雖一字不識，一物不知者，無不可。此術中國隨地有之，隨時有之，文人學士，以爲風雅之遊戲，無知小民，問卜求方，有藉以謀利者。吾國大文豪梁任公先生，少時曾設乩壇於其鄉，唱和極一時之盛。予嘗聞人道其警句，且有後驗，今忘之矣。其餘知名之士，嗜此者不可勝數。

此術亦催眠之效也，變換扶乩者之人格爲所請之仙耳；歐美有百靈舌 (Planchette) 者，亦此類也。

百靈舌，法語也，譯言小轉板；其製以小木板一塊，形如海棠葉，於底邊兩端，安短脚，置輪焉，其頂角開小孔，入鉛筆，置之白紙之上；人以手按板面，專心致志，有頃，板即自動，或繪圖，或寫字，亦能爲文賦詩，談休咎，決疑難；與扶乩實異名而同物，不過人則用之，研求學問，我則視爲神怪而已。此術盛行於歐美，美國心理學者，幾無不能利用是物者。日本學者，近年亦研究極勤也。

討亡術

死者有未了事，其家人欲問之，或曠夫，寡婦，欲一晤其亡人，以慰思慕，則求解討亡術者來；其法命一童子閉目枯坐，焚符念咒於其側；須臾，童子蓬蓬若夢，即命之入地府，求亡人；童子乃歷述所見，刀山，地獄，鬼門關，奈何橋，無不至，終乃見其亡人，問其未了之事，一一述之於人；術者又焚符念咒，而使之醒，童子即回復常態，頃間事茫然不自知。

又有用術稍異者，女巫居多，俗名『問米』；其法，術者先焚符下拜，然後自己閉目靜坐，口中喃喃有詞；久之忽作亡人口吻，與生人對答，令求者如願以償；事畢自然醒覺；此術有驗有不驗。

此亦催眠之效也，前者術人命令童子，與尋常催眠無異，其現象則催眠之幻覺也；後者即自己催眠，自起幻覺；其有驗有不驗者，因所見原是虛幻，本非事實；而問

有驗者，卽至誠之道，足以數往知來也。

圓光術

失物而不得主名者，常藉圓光術以發之；其術或用盆水，或用明鏡，或用紙剪成圓形，貼壁間，術者燒符念咒，使童子熟視所設物，則水中，鏡中，紙中，忽現景物，入童子目中；童子乃言其所見於人，其中房舍如何，路徑如何，有何人出入，所失若爲人竊去，則其人如何取攜，或失主誤落其物於何處，而不自知，童子必歷歷見，歷歷言；事畢，術者又焚符念咒，景物遂收，失主如言追究，每每有驗。此亦催眠中幻覺之效也，其所以用盆水明鏡者，正與催眠術者用凝視球迴轉鏡，同是收攝精神之意；而精誠所至，效乃如斯。

祝由科

祝由之說，出於素問；後世之祝由，或謂始於宋時破頭老祖，乃一祕術，神異莫測，實符咒治病之有名者；然其術不輕傳於人，亦不輕易爲人治病，而一經其手，雖重病無不立愈。其法病人雖迷惘瀕死，術者在其旁，喃喃不絕，燒符不已，復以酒噴之，瀆之，至成熟時，術者喝之起則起，喝之走則走，或喝之馳而歸，至則倒身睡，搖之不醒，及覺，其病若失，病者亦不自知。此雖催眠之類，而立起沉疴，其效如神，幾若佛祖，耶穌之奇蹟，令人不可思議；精神之力，豈復有限量有止境耶？

竹籃神

竹籃神者，吾國少年閨女之遊戲物也；每當春閨晝永，女紅多暇，羣聚而嬉，則取竹籃，以人衣衣之，以椰子壳繫於竹籃挽拱，如人頭，一女雙手捧之，左右播動，炷線香於門脚，女口中曼聲爲請神之歌，羣女和之，其詞鄙野不文；一炊許，女手雖停，籃自顛播不已；於是羣女雜然，爲種種問難，籃能以搖簸之數答之；如覓一素不相識

之人來，問其人年歲幾何，則籃之搖，如其歲數而止；又如問行人之歸，在何月何日，亦可以搖數答之，尤靈異者，雖放手置籃於椅上，尙能簸動不已，必俟羣女復唱送神之歌始止。此亦催眠學理中精神波動之效也，其波動之強，能令死物搖動，而死物亦竟能搖動者，可見物一太極之說，物心平行之說，爲不虛；蓋唯人具陰陽之理，物亦具陰陽之理，斯乃感而遂通；不然，能發於此，未必能應於彼也；由此推之，物理豈有窮哉？

八仙轉桌

此乃家庭中游戲之一，嫁娶之家，賓朋雜沓，興高采烈之時，好事者取瓦碗，滿注以水，燒符其中，置堂之中央，復取八仙桌一張，倒豎之，使桌面承於碗口，不偏不倚，較準重心；於是約四人，各以一指輕着桌之一足，口中喃喃而歌；有頃，桌動，人亦隨之而動，桌愈旋轉愈急速，卒之四人發足狂奔，絕塵而馳，乃至足不得停，指不得離；

旁觀者大笑絕倒，終乃焚符解脫，四人乃得逐漸停止，然氣欲喘，足欲折，自言疾走時，自己不復能有所主張。此即催眠中預期作用，而入於止動狀態（熟眠）故運動不能自已。

筭鬪術

此亦家庭遊戲之一，婦人閒居無事，取竹筭一雙，置桌上，環坐注視之，唱鄙俚之歌；久而久之，筭即自動，或豎起，或跳高，或騰空，互擊不已，必俟婦人再唱解脫之歌始已；此鄉落間隨時隨地有之，亦猶竹籃術之精神波動作用耳。

以上三術，皆與歐美盛行之桌子自動術相同，吾國士夫，未嘗加意研究耳。

桌子自動術，謂多人以手按桌面，專心致志，則其桌能自動，始則左右傾仄，繼或全桌浮空，乃至人手雖離，尚能自動，或由堂中自行，出至庭院，又由庭院復返堂中，皆不假人力；操術高者，可以預知人心中之事，或人與桌同浮空中，其妙不可思議；

乃知人稱神仙駕鳥跨杖，竟是人間可能之事。

小說家言劍仙能擲劍空中，轉運如風，殺人於不自覺，觀於此知非不可能之事；譬如筋鬪，既能騰空互擊，則劍之向空飛舞，當亦同理；不過運用純熟，精神之波動，異常強盛而已。

中國現行催眠術，斷不止如此，不過就所習見者，拉雜記之；此外醫卜，星相，巫祝，方外之士，技勇之夫，其假借斯術以成功者，當在在而有；吾將廣爲蒐集，繼此續續筆記，其有裨於研究者，必不尠也；海內外賢達，有以所聞見告，或正其訛謬者，感且不朽。

餘談

催眠術士夫鮮有道者，恆人多未嘗見，未嘗聞，稍有常識者，亦神怪視之，魔道視之，今吾述中國之催眠術，又蒐羅神怪之說以實之，讀者不將直認催眠術爲怪異

之事乎？若是者，吾罪在不宥，吾不得不更爲餘談，以使讀者毋得誤認，而自贖焉。

催眠術自一七七三年，奧醫士米士美倡之，英醫士輔麗陀成之。至晚近二三十年，東西學者，羣起而研究之；書籍雜誌，汗牛充棟，而各國大學，多別設講座，以資肄習；各著名病院，莫不以之治疾，直與內科外科，同一重視，或且以爲主科焉。其他關於哲學，心理學，宗教，教育，醫藥，生理，社會，家庭，靡不用爲輔助參考之資；其於學問上，直與各科學對立，而自成一科；其於實用，則幾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須臾離也。徒以神怪視之者，直不學無術，孤陋寡聞之人而已。吾今舉其關於世事之落落大者數端於後，以爲發聵振聵之資，亦以稍蓋吾愆也。

(一) 關於學問 今世學問，能卓然成科者，必甚深微妙，耐人尋味；其學理必有非今人所能盡窺，所能解決者，每每藉催眠術而發其祕奧；如哲學之宇宙大法，宗教之奇蹟，心理之精微，病理之變化；其有待於研究者，曷可僂數。各國學者，藉催眠術以解決此等問題者，日月有聞焉。卽吾儒性與天道，積數千年大儒之研究，猶莫

能道破。不學如予，自謂此術之足以闡發其義者極多；吾前謂將別著儒者催眠論，即欲發明此義也。

(二)關於教育 教育大別有三：曰德育，曰智育，曰體育；其顯然屬於精神者三之二，且身體亦隨精神而變化者；則謂教育全屬於精神，無不可也。催眠術直精神之研究耳，其關於教育，夫何待言。此編前提所言之化身，若用之於教育，則可令愚者明，拙者巧，頑廉懦立，效若桴鼓；故歐美教育家，以是化育頑童，收效極大；日本近年亦設頑童教育所於大阪，成效卓著；吾國教育之不振，可不急起而直追哉！

(三)關於治病 治病云者，使人病愈而已，其法豈特望聞問切處方合藥而已哉？近世電氣療法，海水療法，精神療法，血清療法，既日出而未有窮矣，况催眠療法之有明效大驗者哉！原夫病之生也，寒暑飲食，憂傷鬱抑，刀兵水火，或直及於肌體，而影響於精神，或直及於精神，而影響於肌體，皆人所能知；抑精神足以統攝肌體，驅遣肌體，亦人所習見；然則治病而專理肌體者，亦末矣。用催眠術以治療疾苦，於

理論固極當，於事實尤有徵；其法但致人於眠，而為汝病愈之一言，則其病立愈，直截了當，較之醫藥為何如？吾為是言，非排斥醫學，謂醫藥療法，宜與催眠療法相輔而行耳。今略述催眠療法最適宜之症於後，以發人深省。如疑慮病，色情病，躁狂，鬱狂，幻覺，錯覺，酒精毒，嗎啡毒，風溼諸病，神經衰弱，外傷性神經病，癲癩，舞蹈病，一部份，癱瘓，口訥，神經痛，神經炎，脊髓炎，不眠，氣管炎，喘息，肺癆，充血，貧血，瓣膜閉鎖不全，耳鳴，重聽，耳痛，鼻炎，聲啞，陰萎，陰門痛，月經諸病，無痛分娩，妊娠嘔吐，夜盲，色盲，結膜炎，近視，遠視，眼緣內障，發汗，止汗，遺尿，夜驚，齒痛，胃瘕，便秘，下痢，胃炎，疝氣，腹膜炎，消化不良，外科止痛，種種病症，皆經各大家屢試屢驗者；著者所親見親歷者，亦不少焉。且用催眠術治療，有優勝之點二：一不感痛苦，二有益無損。故今之催眠術，誠可與醫學并行而無愧；其有關於世事，亦以能治病為最顯。

(四)關於改癖 人之有癖，如酒癖，菸癖，阿芙蓉癖，跳舞癖，晏起癖，盜癖，潔癖，藥癖，茶癖，香癖，立不正，坐不端，形容乖謬，言語荒唐，其為癖千差萬別，皆足以累盛德，

妨事功，而非父兄師長之所能正，醫藥巫祝之所能治，即本人自覺其非，亦發於不自知，而未由自己；若是者以催眠術治之，易如反掌，實與治病同一重要，而矯癖尤為催眠術之特長。

(五)關於家庭 學校之教育，不如家庭之綿密，病院之留醫，不若家庭之親切；催眠之關於教育，關於治療，改癖，既如上述；家主若知催眠術，則家庭之內，兒童惡癖，知所改正，兒童學業，知所補救，老幼疾病痛苦，知所治療撫慰；其足以助長家庭之幸福者為何如？

(六)關於個人 吾嘗謂不必人人為催眠術師，而人人不可不一受催眠術，蓋人曾受催眠一二回，則以後催眠極易，遇有疾病痛苦，術者一至，則痛止病已，何快如之。即喜怒哀傷，隨境輒變，有苦難排遣者，偶一受術，則立即愉快。若能練習自己催眠，利用其種種靈異，以為養生壽身，投機營業之助，其利賴更無窮焉。

動物與催眠術

王我臧譯述

催眠術可施於動物，十數年前，已有人知之；雖間有行者，然動物不能容受暗示，故不能即名之爲真催眠狀態；吾人所實驗者，不過見其能全身硬直，靜止不動，遂推定能施行此術耳。

發見此現象，以達耐修恩達氏爲最先。達氏於一六三六年，曾使雌雄雞數隻全身硬直。又佛里特里基爾巴氏，爲首先以科學試驗此問題之人；佛氏於一六四六年，執雞數隻，合其足而縛之，置於地上，從其嘴起，以白粉畫一直線驗之，雞遂陷於完全不動之狀態。

牝雞可使其定坐窠中不動，盡人皆知之；用此法亦可代催眠，試將雞首置於其翅之下，前後左右徐徐動搖之，雞即眊眠，即使忽爾覺醒之時，亦安然不動，靜止於窠。

回回教之托鉢僧，能以音樂震毒蛇，且能使其模仿種種動作；惟此輩弄蛇之人，大抵皆先將蛇牙去之，故不至爲害。

刺激神經，使動物之身體硬直，猶之種魔眊作用；動物對於他動物，亦能行之；蛙及小鳥等，爲蛇所弄，忽如醉如癡，入魔睡現象；此作用安知不能收完全之效。據在某處之實驗結果，置百隻之蛙於箱中，因蛇之魔眊作用而入魔睡者，祇有六隻之蛙，其餘之蛙，尙未爲蛇所捕，業已狂跳矣；雖然，以非常恐怖之結果，必然發生之魔眊現象，與因神經壓迫而生之全身硬直現象比較，雖前者微有暴亂，然亦可作爲類似之現象觀也。

捕鴿之時，對鴿直行，則殊難捕之，倘環鴿而行，則極易入手；此現象亦可謂之陷

於催眠狀態，卽其時鴿已眩暈也。

一切動物，皆可以注視或動作等手段，使其溫良柔順，雖極烈如虎，亦不難控制之。

與因刺激神經而起之全身硬直現象同樣之現象，在動物，可於假死之狀態見之。

各種昆蟲類，蜘蛛類，螻蛄類，方其驚愕之瞬間，雖陷於全無感覺之狀態，及激動的原因一過，則立即回復其本來狀態。

關於假死，再有興味者爲蛇；實際有無假死，迄今尙無定論。

動物之全身硬直狀態，可因單調刺激或壓迫某種神經之手段而起；施行此術，有時極易奏效，有時又甚難；大抵大動物皆不能施此術，以彼等於行術之初，能極力抵抗故也。

用因知覺機關之平衡喪失而生之禁止作用，則殊易使雞犬蛙蛇蜥蜴蟾蜍等

物全身硬直。

倘有施行刺激與壓迫之適當機器，雖牛馬等大動物，亦能使其全身硬直。

使蛙及蟾蜍全身硬直最易，倘欲繼續實驗，能使其於長時間之內，保持此狀態。觀於此，可知動物非必不能施行催眠術矣；雖然，動物之全身硬直，爲最有趣味問題，大有補於人類催眠術之研究，亦今之學者所同認也。

心靈研究之進境

羅羅譯述

英國心靈研究會 (Society of Psychical Research) 造端於一八八二年，為英國著名學者多人所創設。該會宗旨，在用科學方法，研究心靈之神祕現象。近代歐美心靈學，得漸放一線之曙光，該會倡導之力為多焉。是篇係英國勃萊德 (W. F. Barrett) 氏在伯明罕僧侶大會之演說稿，最近揭載於英國現代雜誌 (Contemporary Review) 中。勃氏為心靈研究會內之著名人物，茲篇歷敘該會研究之所得，并述近年心靈學之進境，極有價值，因遂譯之如下。

譯者附識。

今日承諸公相邀，講述『心靈研究』問題，卽此足證近年國人思想之變遷，已稍稍好爲心靈之考究，不復如昔日之深閉固拒矣；且僕一草莽微民耳，今日何幸，得在神聖莊嚴之僧侶大會中，叨陪末座，妄施議論，此尤足令僕驚喜交并者也。

吾儕創設心靈研究會以來，已閱三十六載，先後刊布書報，凡四十五卷，成績不可謂不著。然世人對於『心靈研究』，猶不免多所誤會，甚且疑其同於巫覡妖魔邪術左道之流，其謬妄可謂已極。然則心靈研究會所從事者，究爲何事乎？查一八八二年心靈研究會成立時，發表宣言書，規定該會研究問題如下：

(一) 心理感通，卽所謂『以心傳心』(Telepathy)之現象；

(二) 催眠時之現象；

(三) 超越的感覺，如千里眼等之現象；

(四) 妖怪與鬼物之確實現象；

(五) 降神術之實質的現象；

(六) 歷史上所載關於心靈奇蹟之憑證。

採用公平正確之科學方法，屏除一切成見，以考查上列之各問題，務求其無模稜或武斷之弊，此卽心靈研究會之宗旨也。

研究心靈之現象，甚爲困難，蓋凡心靈上之神祕現象，不能令其隨時隨地發現，以供吾人之考驗。以是由此種現象所得之結論，往往滋學者之疑慮。然心靈現象，雖難於實驗，而種種觀察所得之成績，斷不可加以蔑視。譬如日之蝕，星之隕，其原因結果，雖不能以人力實驗之，然天文學者，方且窮年兀兀，以從事於觀察，終能以歸納方法，發見天文學之真理。心靈之研究，何莫不然。吾人苟能不囿於成見，不怠於觀察，則心靈現象之真理，終有發明之一日。且吾謂心靈現象，難於實驗，亦就現在論之而已。大凡自然界之現象，紛紜錯綜，吾人感覺力有限，多有難於實驗觀察者；迨科學發達之後，則在昔日所謂難於實驗者，殆無不可設法考出之。例如空氣與以太之波動，在昔日萬非吾人所能感知，今則可藉無線電之受信機以考察之。

其波動之狀態，且可用照片攝出之。又自X光線發明以來，在昔日爲吾人目力所不能觀察者，今則可藉以顯出之。心靈之研究，在今日尙爲幼稚時代，他日學術進步之後，則心靈現象之實驗考察，當不至如今日之困難耳。

凡能與靈魂交通之術者，（即靈媒 *Medium*）多具有超越之感覺力，能感常人之所不能感。此種感覺力之生理的心理的起原，吾人尙未能十分明瞭，金納德教授（*Prof. Pierre Janet*）則謂此種人所具能力，不外易於感受印象或暗示；此種印象與暗示，有發生於自己之潛在域者，有起於外圍者，有自生人之心內發生者，更有發生於死人之靈魂中者，而靈媒則皆易於感受之。考個體之易於感受暗示而起影響，在下等動物中亦有之；如某種之蛇類魚類昆蟲類，能隨時改變其體色，以適應於外圍；此種動物，能感受外圍之色光，使其刺激神經組織，隨即自動的改變體色；其感受暗示之能力，誠屬不可思議。又生物學家法勃爾（*Fabre*）氏，謂某種蟲類，具有超出感覺途徑之認識能力；靈媒所具之超越的感覺力，與下等

動物之所具者，殆同爲一種神祕的特殊能力也。

靈媒所具之能力，常因外圍之關係而受影響；例如當觀察心靈現象時，苟有一鹵莽滅裂之不信仰者在座，則於心靈現象之研究，必生阻礙；故當吾人考究心靈學時，必平心下氣，以誠懇之意出之。宗教家嘗謂吾人當聆道時，苟缺乏堅固之信仰心，而稍懷疑念，則其精神界必生阻隔，而不能觸及真道；馬賽（C. C. Massy）氏亦謂：『信仰者，啓神祕世界門戶之鑰也；』著名神學家摩西牧師（Rev. Stainton Moses）更詳解其說曰：『馬賽氏之所謂信仰者，指心之預期，注意，同情狀態而言；有此信仰，然後觀察者與靈媒，生「默契」（或譯拉卜 Rapport，即心心相通之意）之關係；苟其不然，則觀察者與靈媒，必不能有何種之「默契」，而其觀察之所得，必無價值可言也。』是說也，使未曾研究心靈學者聞之，必且掩耳而走，以爲二十世紀科學昌明之世界，何來此迂闊迷信之談；殊不知此中玄理，固不能爲淺人道；人苟稍稍研究心靈現象，必能悟及『默契』之重要，而知信仰爲神祕世界之

鑰；惟虔誠之士，乃能持此信仰之鑰，以入神祕世界之門也。

普通曾受教育之人士，有一大謬見，即誤認人體之感覺機官，爲知覺之唯一途徑是也。常人恆以腦爲心知之本體，腦之作用停止，則心知亦即消滅；此種理想，牢不可破；實則安有是理。心理學家詹美士氏（William James）曾謂吾人之心知，不限於腦，而實受腦之限制。腦者，非心知之本源，不過爲一種機官，用以表顯心知之作用而已；譬如電燈之發光，雖由於燈內之白金絲，然此白金絲，決非電力之策源地，不過用以傳導電力，使之表顯已耳；又電力須有金屬線，始能傳導，而此電力之總量，決非盡包含於電線之內，凡空間以太波動處，均含有電力，故雖無電線無電燈，而電之爲電，仍不喪其絲毫；惟無由表顯而已。吾人之心知亦然。腦既非心知之策源地，則自不得謂心知必不能離肉體而存在；惟心知既爲普遍的宇宙的，何以傳入腦中，即有意識有人格，而此意識人格，在個體中，較普遍的宇宙的心知，尤占勢力此誠一大祕密，而爲吾人所亟欲考知者也。

自有心靈研究會以來，反對者甚多；吾人對於合理之批評，雖最所歡迎，無如反對之徒，皆沾染德國唯物主義之思想，於心靈學，初未嘗稍稍問津，惟執皮相之說，挾偏私之見，以相問難；譬如鄉愚，向科學家，力辨地之非動，嘵嘵不已；此固無絲毫討論之價值也。

自無線電發明以來，昔日之否認心靈交通者，至是亦稍稍信之；蓋以為電力波動，可傳達於遠處，則心知之傳送，或亦非不可能之事；故創『腦浪』說者甚盛。『腦浪』說者，謂腦能在空中生浪，由腦浪之波動，以傳達思想於他人之腦中；猶之光熱之輻射，以傳達遠處也。是說也，驟聞之，似頗近理，實則仍不免為皮相之說；蓋心靈之傳達，與光熱電之傳導，其性質不同；凡光熱電在空中傳導時，其力發出後，距發源地愈遠，則其力愈減，傳導至一千呎之遠後，其力較諸一呎之遠時，已減小百萬倍；故欲在大西洋兩岸，裝設無線電，必令其發電力，非常強大，受電機非常銳敏而後可；至心靈之傳達則不然，雖在數千萬里之遠，有時亦能互相感應，其力之強

度，不因空間距離而生阻隔；故腦浪傳達之說，亦未可徵信。所尤奇者，心靈之交通，不僅限於思想而已；意志與感覺，有時亦能傳達於他人；例如甲身所感之苦痛，有時乙身亦能感及之；此種奇異現象，例徵繁多，不勝枚舉。且心靈交通，與文字語言不同，當其傳達時，兩方均出於無意識；則其非由一種機械力之傳達，從可知矣。要之心靈之交通，不限於物質與時間空間，其在心靈學上，為最重要之問題。今述西格佛克夫人 (Mrs. Henry Sidgwick) 之說如下：

『心靈交通之現象，既已徵實，則由此可以推知心知必能離肉體而活動，心知既能離肉體而活動，則死後之生存，當亦非誣妄之說矣。且由心靈之交通，更可發明『域外自我』之存在；此『域外自我』其能力極為偉大；惟暫時為肉體及物質所限制，遂乃無由表顯耳。』

所謂『域外自我』者，究指何義乎？不可不先說明之；蓋『我』之人格有二：其一在肉體限域以內，故曰『域內自我』；其一在肉體限域以外，故曰『域外自我』；『域外

自我』之知識與知覺力，遠較『域內自我』爲大；心靈之交通，卽由於『域外自我』之活動；故『域內自我』絕未能自覺也。

吾人體內具有潛在生活，此已爲一般學者所承認；凡人體內循環呼吸營養修復諸作用，胥賴此潛在生活之潛移默化；此等作用，雖欲以意志驅使之，不可得也。此種潛在生活，由人類之進化而養成，殆無疑義；惟所不可解者，吾人體內之細胞，多至恆河沙數，各個之細胞，皆營各個之生活，其統整而指使之者誰乎？蝶螈屬動物，其肢體截斷後，仍能復續；其目中之水晶體，取出後亦能復生；又孰爲之主宰乎？自來科學家，有歸諸生理化學作用者，有歸諸反射神經之活動者，要之皆不能得滿意之解釋。巴爾福 (Gerald Balfour) 氏則謂人體各個生活細胞，與潛在活動之中樞，均附有默契之關係；故吾人之身體，實爲無量數生活細胞所集合之羣體；此羣體之得生活，不外由於各個細胞能服從潛在意識而活動故也。

域外心知生活之能力，極爲廣大，非特超出意識域之外，且能超越感覺及人體

組織之限制；如在深催眠時，往往具超越之感覺力，能觀察遠處之事物，此爲吾人所習見者。科學家對於感覺之神通力，及『域外自我』雖絕對不能承認，然就近年天眼通他心通各種實驗觀之，則將來心理學家，必不能否認靈魂之存在；而靈魂之研究，殆將成爲科學界之一大問題矣。

凡人當彌留之際，或死後之一剎那間，其心靈往往能脫離肉體，而達於遠方之親友前；此種現象，與『以心傳心』相同；然此猶僅暫時之感通而已。往往有生人或死人之心靈，（或域外自我）完全脫離本體，佔據他人之腦，或筋肉，以表顯其思想者；此種現象，與『以心傳心』略異，可名之曰『心靈佔入』。『心靈佔入』云者，生人或死人之靈魂，佔入他人軀體之謂也。凡心靈上之神祕現象，如自動書寫，如扶乩，如轉桌術，如出魂等，均係『心靈佔入』之作用。今請舉一『心靈佔入』之例證如下，此事雖發生於數年前，然確可徵信，且有郵信簽記可證也：

當一八八二年，有少年名曰阿龍德麥堅西（Arundel Mackenzie）者，曾住

居諾丁漢昔爾 (Nottinghamshire) 某牧師宅中，旋即遷至赫德福昔爾 (Hertfordshire) 與其父母同居，當阿龍德麥堅西遷出之後，即有尼古爾孫 (Nicholson) 夫婦遷入牧師宅中，尼與阿初無一面之緣也；未幾，阿在赫德福昔爾接尼古爾孫書，則爲是年九月十四日所發者，拆視之，其文曰：

「僕現住某牧師宅中，昨晚 (星期三) 偶試轉桌術 (扶乩之一種) 以消永夜，因問何人降壇，靈忽曰：「吾乃阿龍德麥堅西也；」更問阿在何處，則曰：「其靈魂在此；」以後又問阿所作何事，現狀若何，對答皆甚明晰。以是特專函奉懇，未知足下於昨晚十點半至十一點半間，身在何處，同伴何人，日間在戶外所作何事，能舉以相告否？僕與足下，素未相識，貿然以怪誕之事奉詢，自知唐突太甚，然好奇之心甚強，亟欲一驗其真否，尙乞宥而告之爲幸。」

阿龍德麥堅西接信後，覆之曰：

「星期三，余曾出外射獵；及晚間，則與吾父作擊彈之戲，凡兩局，余皆勝之；

局終後，余倦倚擊彈室中之小榻，遂入睡；睡眠中，夢見身在某牧師宅中……
尼古爾孫接信後，大驚，亟發函詢阿，略謂來信所述，是否有人先行告君，抑或出於真誠。阿又復之，謂所言皆實云云。於是尼古爾孫更致書於阿云：

『接君來書，知此事確實，則誠大可怪矣。今請述是晚吾儕試轉桌術時之問答如下：當吾儕置手桌上時，桌即轉動，吾儕因詢以何人降壇，其答語已詳前函。因又問以「彼之肉體，頃作何事？」則無答辭。移時復問之，則答曰：「作擊彈之戲；其時則十一點十五分也；更問「何人與彼同擊？」則答曰：「父親。」問以「孰勝乎？」曰：「子勝。」又問「擊彈幾局？」曰：「凡兩局。」更問「彼（指阿）日間所作何事？」曰：「射獵。」此時在座者皆大譁，座中有某甲，問以「獵何物？雉雞乎，鷓鴣乎？」則無答辭。吾輩更問「何故不答？」則曰：「何喋喋乃爾？」自是遂無答語，惟上記一段，則辭致極爲明瞭……』

就上述之事觀之，如謂其出於偶然，則天下無若此偶然之事；若謂出於在座者

之幻覺，則其地距阿住處，凡一百三十餘哩，且在座諸人，亦無一與阿相識者；其爲『心靈佔入』之現象可知；蓋阿之靈魂，在睡夢中，偶至諾丁漢昔爾，卽佔入轉桌者之體內，擅用其手腕而表顯其意識也。

『心靈佔入』之事實，就余所見聞者甚多，不及備述；要之靈魂之能獨立存在，至今日業已證明；由是推之，則死後之生存，亦非必無之事矣。自近代關亡之靈媒漸多，生死界之溝通，已非難事；其例證多至不可枚舉。今述其最近一事如下：吾有一友，愛爾蘭人也，其兄弟曾任陸軍官佐，於此次戰爭中陣亡；一日，忽由愛爾蘭關亡者轉述，謂彼有一珠串，當贈諸未婚妻倫敦某夫人云；所謂某夫人者，有姓氏，有名字，然其親屬友好，無一識之者，非特未識，且未嘗知死者之有婚約；其所謂珠串，亦無人知其藏有此物也；未幾，前敵軍官，以死者所遺器物，送還家族，內有死者預立之遺囑一紙，中謂死後財物均與倫敦之某夫人云；更於其遺物中，覓得珠串一枝；此乃月前事也。就此等事實觀之，則死後靈魂之不滅，固已有確鑿之證據矣。（下

略)

總之近年心靈之研究，日益進步，關於心靈之現象，爲心靈學者所已經徵實者，約如下列之數端：

(一) 物質的平面，非宇宙之全體；外部意識的自我，亦非人格之全體。

(二) 心靈之內部生活，實具有萬能力；惟暫時受制於肉體限域，故無由表顯耳。

(三) 心知能脫離物質的腦而獨立活動，故死後之生活，非必不可能之事。

(四) 舍物質世界外，當有一心靈世界；活潑的生活與靈智，皆存在於心靈世界

中。

(五) 死非生命之終點，吾人之生活，具有無限之希望，而非短促的。

論心理交通

美國 John D. Quackenbos 著
楊錦森 譯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吾人於心理之學，今始得窺其門徑；惟後此一百年間，吾人必能發明無數事實，較吾人今所知者，尤爲可駭，尤爲可怪；如人之精靈，向惟爲宗教家及幻想者所論及，今則明達之士，大都以爲足供科學上之研究，實則此亦不惟足供科學上之研究而已。近日世人之注意於此種事物者日益多，則以科學的方法，研究此深有趣味之精靈，自爲今日當急之務。又如有人，能聞人所不能聞，見人所不能見，知人所不能知，向時之人，不獨訝爲奇事，且斥爲言者之誑，今則有信爲誠有者，卽不之信，亦以此爲或有之事；蓋吾人之中，固有具特異之能力者。而其宣示此種能力之方，

不止一端，心理交通，與精神上之互通消息，則其尤著者也。心理交通，指兩相遠隔之精靈而言；其最廣的界說，卽一人與一人心思上之互通消息；而此種交通，能在人軀殼之內，亦能在軀殼之外。至於與死者之交通，固指有肉體的精靈之與無肉體的精靈互通消息而言，惟此則今尙無真確之證據，使人深信其必有。然科學諸大家，均以爲心理交通之能力，在人類最爲發達；且其發達，亦依天演原理而進。其外更有一性質，則爲世界的；世界的者，宇宙之中，苟有一物能接受此交通之心理，則其處卽爲心理交通之能力所能達；地球上具此能力之生物，皆能與他星球上具此能力之生物互通消息。而其所能交通之物，則爲思想，爲知覺，爲感情，爲警戒之意，及激勉之意。心理交通，亦不以距離之遠近爲限。

禽獸之具有心理交通之能力者甚多；禽獸有無數交通消息之方法，爲吾人所弗解；中有數端，卽爲此能力之所致。禽獸均能察土地之震動，以偵得重要之消息。有無數野禽野獸，其感覺之靈，出人意外，土地稍有震動，卽爲所覺；故獵者之前進，

必異常留意，苟其步履稍速，或下步稍重，則鳥必驚飛，獸亦驚走。此等禽獸更能由土地之震動，偵察禍患之所自，獵人之來，未聞其聲，即已知其方向而逸去；禽獸之能覺土地之震動如此。其外更有世界的震動，亦禽獸之所能覺；世界的震動者，譬如潮流之震動地面，又如日月星吸引力所生出之震動，其影響所及，能使野獸之食量銳減，能使不得安睡，能使神經衰弱，能使提早生育，能使遷居異域。

據最近之試驗，飛蛾及他種昆蟲有交換思想之能力，而其能力之巨，能令其同種之物在數英里之外，知其所在之地點。捕鯨之人，羣知苟有一鯨為魚叉所中，則此鯨能立即報告附近之鯨魚；設有一羣鯨魚，方在半英里外之水面吸空氣，能知之而立即沒入水中。捕魚之人，皆知水中苟有一鱒魚為人影所驚，則此鱒魚能立即通告餘魚，而羣匿於水底；至是則漁人所用之餌縱佳，亦不能有少許效力。凡一鱒魚之所知，水中無數鱒魚，均能立即知之；而其所以能然，則由於心理之交通。阿

列斯多德 (Aristotle) 嘗發見竹鷄之心理交通，渠言雌竹鷄能為距離甚遠之

雄竹鷄之情所動；然阿列斯多德則并不知此爲心理交通之所致，渠但以爲有風自雄竹雞一方面吹來，而其愛情，遂附此風而來耳。

二十餘年之前，奧斯丁高平 (Austin Corbin) 在紐亨潑喜挨 (New Hampshire) 購田及森林地二千五百畝，名之曰青山園 (Blue Mountain Park) 而畜麋鹿於其中。一八九七年，有人預言其地今雖無食肉之野獸，然鹿肉爲此種野獸最嗜之食品，故必能吸引此輩使來；此人既作此預言，無何即聞有人在園中及其鄰近之地發見山獅，而園中今尙多黑熊山貓與野貓。夫其地之無山貓，已百餘年，他處之山貓，何能知青山園之有鹿？此必以其具有能力，偵知園中四千麋鹿所發出之消息，故自阿雷根乃嶺 (Alleghanies) 或自青嶺 (Green Mountain) 與阿狄龍達克嶺 (Adirondack Mountains) 深山之中，相率而至。尤可怪者，則青山園中之鹿，又引無數野獸如佛近尼亞 (Virginia) 鹿與獺之屬至其鄰近之地；此輩久已爲其地之所無，今忽復來，則已絕不懼人，一若既至其地，卽已置身

於安樂之土。余有友人，在孫納披湖 (Lake Sunapee) 之畔，築有儲舟之屋；一九〇六年之夏，有獺一羣，即以屋下爲家。而作者避暑之屋，恆有鼯鼠戲於廊廡羣椅之上。余儕又每見海狸忘附近之有人，在河流僻靜之處，斷木築堤而穴居其中。道上與田中，輒有鹿安步，見人無所畏懼，其天然怯懼之性質，喪失已盡，此其故何歟？則囿中之四千麋鹿，必發出無數消息，表示其所處地位之安適；囿外之獸，既接得此消息，自以其地爲安樂之土。以上所述，均爲禽獸與禽獸精神上之互通消息。此種事實，以及禽獸與人精神上之互通消息，向時記載之中，即已習見不鮮；心理學研究會所刊書報，亦論及禽獸所具特異的感覺；蓋禽獸之間，固藉此以交通消息。此外禽獸尙有特異的心理之能力，如預知未來，如辨識方向，下等動物，大都有之；人亦有之，惟須俟施用催眠術，此等能力始宣露耳。

夫禽獸既有此心理交通之能力，復能使用之以自利，則人類之具有此能力，更何足怪。東西兩半球之蠻族，利用此能力以探察消息增進學識，已不知其幾千百

年；拍列尼西亞 (Polynesian) 人，澳洲 土人，非洲 土人及美洲 紅種之爲醫士及術士者，今尙諦視水或血或水晶光石之屬，以偵察其所欲知之事物；未來之事及距離甚遠之事，此輩每能以奇妙之術探知之。四十年前，作者一友人，有船舶甚多，一船在八百英里外沉沒，而沉沒之時，便有一中國人以其事詳告吾友，失事之時刻地點，以及失事時之情狀，均能詳言，一一如目覩；其後吾友旣得舟中獲救得免者之報告，證諸華人之言，無一不驗；吾友始大駭詫，驚詢其所以能知之之故，則言渠每欲偵察新奇消息，則入廣州 一黑暗之室，靜坐其中，苟有重大事件，則其所役鬼怪，駐於各地者，卽來報告；此中國人之言如此，實則渠所以能知人所不能知者，蓋卽以心理交通耳。英國 陸軍士官，有多人均言一八五〇年細撲哀 (Sepoy) 之變亂，其地土人大半已預知變亂之將作。又如非洲 有多處，其黑種之術士，每能以不可思議之方法，互通消息；英 人之久居非洲 者，大都知之。此固亦心理交通所致也。

心理學家之言，謂有知覺之動物，能互相聯結，互相交通；而耶穌教則有靈魂交通之說，教中聖人，均相交通，耶穌則爲其主腦；是二說者，皆言降生在世而有肉體者，能作心理上之交通。至於生人與死者之能否有心理交通，則二者皆未言也。

竭姆斯大教授 (Professor James) 之言曰：『此世界外，更有一不可見不可知之世界；入此世界，卽能與神鬼交通；吾人亦間能入此異境，惟於睡中及被人施行催眠術時，則入此境界尤易；蓋此異境之門，惟在吾人睡中，或在吾人受人催眠之際，則半啓或全開也。』

作者所用種種試驗以研究者，無他，蓋卽吾人之感覺與思想之所以傳至遠地，以及距離甚遠之二人，若何能作心理的交感？作者所爲試驗，大半爲催眠術之使用。作者嘗施行催眠術萬餘次，每向受催眠者發言，所發言之聲浪，爲其人尋常所不能聞，今其人已受催眠，則反能聞之所發之言，不論其爲療治疾病，增長知識，或爲改良道德而作，莫不能爲受催眠者所聞。由此觀之，凡人在睡眠之中，或既受催

眠，其肉體苟距離甚近，即能與其心交換知識思想與感情之屬；更進一步論之，則距離之遠近，異日必不能為心理交通之阻礙；業醫之士，異日亦必能利用此法以療治疾病。如以現在而論，心理交通之規例，吾人固尚未發明，自言能藉心理交通療治疾病之徒，猶不過大言欺人；然據作者近日多次試驗之結果，則此亦實非謬妄，心理交通之能力，誠為吾人所自有；惟其學理，向未為人類所研究。但吾人於此種學問，將來所能發見之新理，則正無可限量也。

近日心理學家已羣知吾人肉體之中有一無形之物，其物不為吾人肉體所束縛，自具有感覺與行事之能力。吾人之肉體可毀，然肉體雖毀，是物猶存；蓋是物即無肉體，亦能獨立。至其物之能力，則為類甚衆，如聞人所不能聞，見人所不能見，知人所不能知，均無須計及距離之遠近；其次如逆知未來，時雖未至，而其時情事，已能一一見及；又次如知人所思，如背逆物質原例，又如受催眠者所行種種可駭可詫之事，凡人既受催眠，則其心愈不能為肉體所控制，故益能自由行動，而前行之

種種能力，愈能藉以發展；其時則人心之運用，既不爲時與地所限，而其感覺之靈，亦造於極。

余今試舉安娜福脫溫柑 (Anna Fortwanger) 之事以證余言之不謬。安娜福脫溫柑者，德意志農家女；余於數載前曾以其人供余催眠術之試驗，其聞人所不聞見人所不見之能力，頗令吾座客驚詫不置；余先使一友人施催眠術於其身，其後即令女詳述異地景物；女與施催眠術人均未嘗躬歷其境，而女竟能緬述其地景物，不爽毫釐；余試演凡五次，無一次無有名望之人物親見其事，此輩莫不深爲歎異；然其時余又試令女通消息與遠處之人，并試令其心思感情攙入遠方人心思感情之中，則終不能有效。

作者尙有一比利時婦人，能診知遠方人之疾病；作者先施行催眠術，此婦既爲術所中，作者乃命詣某地某人而詳述其病狀；此婦未習醫學，不諳醫理，然於是人病原，竟能言之甚詳；作者作此試驗凡多次，病者均在數英里以外，但此婦無一次

不能述其病原。波士頓醫學學校微菌學大教授勃雷脫醫士 (Dr. E. F. Brett) 有一十二齡之幼子，具有愛克斯光線 (X-ray) 之能力；渠既受其父之催眠，即能矚人肺腑；每有人爲鎗彈所中，彈丸陷入其皮膚以內，渠輒能指其所在；然渠必與傷者接近，其日光始能透入人體。

今有一醫士，余名之曰甲醫士，更有一受催眠者，余名之曰乙夫人，而施行催眠術者，則爲倫敦某醫士之妹，余名之曰丙女士；乙夫人既受丙女士之催眠，即奉命詣一病人，察視其軀體及病狀，更奉命緬述其致病原因，以及病根所在；乙夫人乃一一詳述，絕無遺漏，而其所言各端，不獨爲渠所弗諳，即甲醫士及丙女士亦均不知。一次余在吾醫室中診視一病人之疾，甲乙丙在五英里外作此試驗，彼等以其所發明者，由電話通告作者；作者診視病人，則彼等所發明者，無一語不確。彼等恆用之法，即令乙夫人身受病人所受之痛癢，病人何處覺痛，乙夫人其處亦即覺痛，病人何處覺癢，乙夫人其處亦即覺癢；乙夫人嘗因病人所受痛楚而已身亦覺

痛楚至數小時之久；甲醫士因乙夫人痛癢之所在，以知病人痛癢之所在，且以知其病根。彼等作此心理交通之試驗已多次，而乙夫人所診知者，每能闢病人之親友以及所聘醫士對於其疾之謬見，而指出真實之病原。乙夫人有一次言其所診病人即將發狂，而其心亦深爲激動，幾成狂疾，丙女士不得已而立即喚醒之。

乙夫人受人催眠之後，既診得人之病狀，恆發出一醫病之思以療治其疾；惟其能否有效，則今日尙未可知；但余親見其一次使病人得安眠，又一次使病人病勢稍復，更有一次則病者已病危，勢已不救，乙夫人亦知其必死，言其將死，而其人果即死矣。

乙夫人又能察遠方人之心思及感覺，且尤能效其人之狀態，渠自言施行催眠術者不論命赴何地或詣何人，則其心實赴其地，實詣其人，故能詳述其地之景物，縷舉其人之心思；乙夫人苟爲施行催眠術者所命令，間亦能改變人之心思，移換人之感覺，糾正人之謬見；然此則必俟乙夫人屢次審察其人之心理，而深知其心

理的狀態，始能稍有效力。

然在上言諸端之外，乙夫人尙有一奇妙不可思議之能力，則能使其靈魂脫離其軀殼，而令別一人之靈魂，佔據其肉體，俾作者得藉乙夫人以命令其人；作者苟命乙夫人爲一事與一思，而其人之靈魂既在乙夫人軀殼之內，則其一己之肉體，雖在遠地，亦能因作者之命令而爲其事與其思；乙夫人之軀殼既暫爲被人靈魂所佔據，則不特感覺其人之感覺，作爲其人之作爲，實爲一彼人之變相，凡彼人之知識感情性質及心理上之態度，無一不備，且不爽毫釐；發言則言爲彼人之言，而脣舌爲乙夫人之脣舌，痛楚則軀體雖乙夫人之軀體而覺之者爲彼人，思想則腦雖屬於乙夫人而與思者爲彼人；余用此法，則無論何人，雖在遠地，其精靈亦能立至我前；其精靈既至我前，余卽能改變其志願及意向，余發命令，或作請求，卽能間有效力。推廣其法，則影響所及，必能徧於人羣；人羣之中，無論男女，均能用此法以召其精靈來前，而改良其性質，增進其道德；苟其心趨向於惡，則能驅使向善；苟其

行止不端，則能勉使不作不道德之行爲；世界至此一日，則社會改良之事寧不易於實行乎？

上言之法，有利而無害；其法既行，則其利之廣，必如以上云云，普及於世界。至於害則絕無，余曾見主動之人，向被動者作不道德之言語，而被動之人，立即怒詈主動之人，且幾至於用武；然則心理交通之不能用以作惡，顯然易見。被動者所以能爲主動者驅使向善，而其性質因以改良，道德因以增進，蓋以人心之中，均存有一判別是非善惡之公理。其人之服從命令，惟以此命令爲必要，或爲明達人所應爲，或合於道德之原理，吾人斷不能用心理交通之方法，迫人作不合於道德原理之事，亦不能用其法使人之軀體受損害；故傷人之邪術，必不能藉之以行也。

作者每見世人沉湎於酒色煙博之中，或日日作惡，絕不知罪，雖經無數人之忠告勸言，終不能改；心理學家對於此種人，向日固無能爲力，而今則不然，用前述之方法，即能使無常識者有常識，失常度者復常度；其改過從善，將似出於自然，而絕

無強制；所惜者世人如乙夫人者，洵屬罕見；然世人如乙夫人者，究不知尚有幾人；而如乙夫人者，亦不知能否以人力訓練而成也。

余每於試行此法之時，恆覺乙夫人之心，有一部份仍留其軀殼之中，持傍觀者之態度，而指揮作者之進行；即如向召來之靈魂應作之言，亦恆爲乙夫人此一部份之心所指示；又如余當喚醒乙夫人之時，此一部份之心，亦每告余知；余聞其言，立即喚之使醒；喚醒之際，乙夫人必異常震動；及其既醒，必猶神志迷亂，精神薄弱；蓋此法之試演，固能使甚形憊乏也。

乙夫人自亦不知其所以能然，而其所以不知，則殊無足怪；譬如日星地球之吸力，即精於天文之人，亦莫知其所以然；然此世界中無量沙數之日月星辰，均爲此吸力所控制；今乙夫人有此能力，既不解其何以有此能力，更不知此能力何以有此種效果；此亦與世間無數物理，吾人皆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等耳。乙夫人又謂能逆知未來，然此則尙未證實，作者今猶未及知其有價值否也。

吾人每言世人道德之墮落，然苟有數千人如乙夫人者，運用其特異之能力，以從事於社會改良，則世間大多數之人民，或將盡成善人。更用以祛除世人之疾病，則疾病將悉除而無遺。其外如吾人久已承認之真理，亦將因以更變；如作者每見有人能藉心理之作用以移動几案或風琴，夫未曾目覩之者，固不免斥爲謬妄；然作者則確知其真；今如有人能推廣其法，則移山填海之事，必有成爲實事之一日也。

作者尙有一言，不可不令讀此文者知之，則作者之撰此文，非欲爲自言能藉心理作用療治疾病之徒辯護；此輩所用方法，既不合於學理，殊難見效，作者甚不願讀者以此文作此輩之廣告讀也。

夢中心靈之交通

美國 H. Addington Bruce 著
愈 之 譯

當吾居紐西省時，獲一奇夢，此夢爲吾畢生所不能忘者。一夕，吾夢身在紐約，宿一逆旅中，忽有人入，謂有客求一面，速吾至樓上；吾從之登樓，則見客爲加拿大人，舉家俱在；當吾幼年居加拿大時，與彼有通家之誼；彼乃告吾，謂欲徙家至英國，便道過此，聞君在，故求一晤；此時吾忽有悟，客有子名亞乞 (Archie) 者，與吾爲總角交，友誼最篤，此時獨不在座，吾乃詢以何往？客曰：亞乞乎？彼已去矣；吾亦不復問其何去？但與更談他事，且寒暄握別，遂下樓歸寢，則夢醒矣。醒後，吾念及亞乞，心頗戚戚；吾與彼家，多日未通音問，無端獲此奇夢，恐非佳兆；已而吾訊知亞乞確在

加拿大家中病歿，臨歿之時，適爲吾得夢之一夕；然加拿大與吾家相距數百哩，故人噩耗，究何緣而入夢乎？此誠不可索解之問題也。

自一八八二年以來，歐美心理學者，創設心靈研究會，蒐羅各種不可思議之事實，討求心理交通之實際；吾於是亦著手徵集種種關於夢象之事實，或得諸親友，或得諸同志，凡共數百則；乃知此種不可索解之奇夢，世上竟不少其例。試舉其數則，爲讀者告焉：

有一加拿大女子，曾爲吾述一奇夢；此女之兄，曾當大勃列顛屬地兵，在前敵從軍。女告我曰：『當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吾稍感冒，飯後早睡；是夜吾從睡夢中，似聞一種呻吟之聲，呼吾小名不止；吾聆其聲，似爲吾兄；次晨，吾舉夢中所聞，以告吾父，方互相詫異間，晨報已送至，披閱之中，述比境方有大戰，加拿大軍全部出戰云云；自後亦未接意外之消息；至第四日，前敵司令部來電，僅謂吾兄失蹤，他則未詳；又兩星期後，更接一電，謂吾兄受微傷，爲德軍所俘，被俘之時，卽吾得夢之夜；

蓋其時方值蘭買克大戰，吾兄因受微創，軍械被敵人所奪，無力抵抗，昂藏之男兒，一變而爲階下之降囚，故不覺失聲而號也。」

近日有甘脫凱省女子語我曰：『吾夫患病數月矣，隔數星期，必一病，病時每痛不可忍；一日，吾夫赴某地，參與宗教會議，行時亦未語我以覓醫之事；一夕，吾得一夢，見吾夫臥一白磁浴盆中，旁有數人圍立，手中皆執小刀，俄見吾夫胸前，血流如注，吾乃揚臂立前，呼曰：汝輩毋再斃割，呼聲未竟而醒；次日，吾接一信，信爲吾夫所寄者；中述吾在此間，遇一名醫，醫告我此症，非施割不可，我從之，今已受割，病亦愈矣；吾接此信，乃知前夜所夢，非出於無因也。』

上述之事，皆因其關係之人，處危急地位，遂致入夢。然尙有極平常之事，而無端入夢者；如一紐約婦人，告我曰：『兩星期前，吾夢身至一地，地名邦脫加它，醒後猶憶及之；惟不識所謂邦脫加它者，有無其地，地在何處；因舉所夢以詢吾姑，吾姑亦謂未聞有邦脫加它之地；三四日後，吾夫自佛羅里達來信，謂近擬赴邦脫加它一

行云；蓋吾夫爲一新聞記者，行蹤本無一定，然當離家時，絕未道邦脫加它之地；作客千里，偶動一念，竟能入閨人之夢，豈不奇哉！

又有一英國人，名邁爾斯，以養家畜爲生；一日夜間，夢見四竊賊入其室，謀盜其畜，邁爾斯以兩手捉兩賊，奮力與鬪，且大聲呼援；其妻聞聲，呼之使醒，始知爲夢；次晨，管牲畜者，入白邁爾斯，謂昨夜有四賊入盜牲畜，管牲畜者與之奮鬪，移時始遁去；其時其地，及四賊之形貌，無不與夢中吻合；此事爲邁爾斯夫婦所述，且親筆簽名作證，當非虛飾之詞。

總之上述種種奇夢，實爲心理學上不可索解之問題。心理學者對於此類問題，未嘗勤加討論。雖近年夢學昌明，如佛魯特 (Sigmund Freud) 奧國人，以著 *Die Traumdeutung* 一書著名；依里斯 (Havelock Ellis) 以著夢之世界一書著名；等，皆以研究夢象，著稱於世；然其所討論者，多屬於尋常之夢；至於夢幻與事實符合之特殊現象，則鮮加研究，唯以空泛不切之辭，解釋之而已。科學家之態

度亦然。蓋此種心理交通之現象，與物理原理，互相矛盾；故普通科學家，加以懷疑，甚且絕對否認其事實，謂此種傳說，皆荒謬而無稽。平心論之，今日宇宙各種現象，為科學家所不能解釋者，不少其例；以不能解釋而懷疑，則可，若并其確鑿之事實，而一概抹煞之，則必不可。前此科學未進步時代，學者所不能索解之問題，至今日皆得完全之解答；故科學學說，可隨時代而變更，宇宙間真確之現象，則萬不能加以否認。近年以來，關於夢中心靈交通之現象，所獲證據已多；少數科學家，如英國之洛琪（Oliver Lodge）氏等，已承認遇此種特殊夢象時，夢者之心靈，確能與醒者互相交通，且無空間之限制。此種交通現象，名之曰『靈通』（Telepathy）；靈通之現象，今雖未得完滿之解釋，而其真實，則已為少數學者所公認矣。

雖然，舍此少數學者外，大多數科學家，皆否認靈通之說，其所持之理由，亦頗有研究之價值；其說謂：『吾人夢中所起之精神現象，不外兩種，一由於感覺之印象，一由於精神之預期；喜樂則夢入仙國，愁苦則夢墮地獄，此由於感覺之印象者也；

醉心利祿者，夢身爲王侯，渴望財富者，夢身擁鉅萬，此由於精神之預期者也；凡各種奇異之夢象，與事實相符合者，無不可以此二種理由解釋之；且吾人精神狀態中，有一種潛在之精神，凡外物之感觸，一一留印象於潛在精神中，雖極細微之事，爲顯在精神所不感知者，每於不知不覺間，留印象於潛在域中，睡眠以後，遂演成離奇之夢幻，醒後追思，深驚夢象之無端；實則此種夢象，亦由感覺而來，特此感覺，印入潛在域中，爲顯在精神所不能憶及其耳。

上述之說，固具有一部分之價值。試持此說解釋上述諸事；第一事爲吾夢中感知亞乞之噩耗；當吾未夢之前，亞乞實尙未死，卽其病耗，吾亦絕未聞知；然彼時吾固時作紐約之遊，或耆吾於紐約逆旅中，曾遇加拿大人，告我亞乞病狀，吾爾時匆未加注意，旋即忘却，實則其事已印入潛在精神，復因預期而成此夢兆，此亦容或有之。至甘脫凱女子，夢見其夫之被割，紐約女子，夢中得知邦脫加它之地名，雖甚離奇，然亦可勉強加以解釋；甘脫凱女子，因其夫感染痼疾，預期其將施割術而

成夢；紐約女子，當夫在家時，必曾道其邦脫加它之地名，或曾與友人語及，其婦當時親聆其語，而未加注意，旋即完全忘却，實則潛在精神中，已具印象，故突現於夢中，此未可知者也。又加拿大女子，夢中聞其兄之呼聲，此雖可以印象與預期解釋之，究未免於牽強；蓋其時其事，決無如是之巧合也。其他如英人邁爾斯夢中捕賊之事，則斷非此說所可解；縱使邁爾斯於日間曾聞有賊謀於夜間入盜其畜，然其時間地位，何能與夢中一一吻合；且賊之面貌服飾，無不與夢中所見者相合；此則斷非印象與預期之二說所能包括矣。

今請更舉一例，以討論之。有楊博士 (Dr. A. K. Young) 者，愛爾蘭之地方官長，且一大地主也；一夕，夢身立一花園之門前，園爲其友人所有，離其家約數哩；時見門前，有多人聚合，諸人中有四人爲其佃夫，更有婦人，提一市籃而行，餘人均不相識；俄見不相識之人，起與佃夫交鬪，互相掙擊，己身亦助其佃夫，攘臂奮擊；次晨醒後，身體頗覺疲乏，其妻因告以昨夜夢中，揮手作鬪毆狀，有奮不顧身之勢云；

博士乃述夢狀，以告其妻；次日，博士接一信，信自田產經理處來者，略謂佃夫某，昨夜在某地暴死，究竟是否被人刺死，無從推測；信中所述佃夫，即夢中所遇四佃夫中之一，其地亦即夢中所見之地；博士大奇其事，乃馳赴該處，立命地方官廳捕獲夢中所見之諸佃夫；此三佃夫，皆自認目睹佃夫之被擊，謂是日方自田間返家，途中突遇不相識之暴客數人，截道相擊，一佃夫遂被掙身死，時有一婦人，手提市籃，行經其地，曾目擊其事云云；所述情形，無一不與夢中相同；其交鬪之時，爲夜中十一點至十二點間，則正楊博士夢中奮擊時也。

就上例觀之，欲不認爲夢中心靈之交通，不可得矣；蓋博士夢中所見，容或可推爲一種危險之預期，然其時所地，其所見之人，安得如是巧合，且提市籃之婦人，必非潛在精神中之所預識，亦非心理中之所預期，何以無端入夢，此將以何說解之乎？

總之夢與事實，偶相吻合之現象，雖間有可以科學學理說明之者；然靈通之說，

則斷不能否認。大科學家洛琪氏之語，爲吾所最服膺，洛琪氏曰：『就吾之所觀察，吾人心靈間，確有互相交通之作用；此種心靈之交感，雖在英國與印度之遠距離，亦不能加以阻隔；其交通之方法，雖爲今日所未明，然其交通之狀，則猶如電力之相感；倫敦電局所發之電，可立與波斯相通，人類心靈之相感亦然；凡父子兄弟夫婦之親，其方寸靈犀間，時有一種想像之電，息息相通，故有憂患喜樂之事，雖睽隔萬里，亦能互遞消息，而無所阻塞也。』

心靈以何方法而交通？洛琪氏未能明言其故。據心理學家克羅克斯（William Crookes）之推測，謂當心靈交通時，神經中樞，必發出一種震動，藉以互相感應；然亦無充分之證據，足以證實其說。其他學者，關於心靈交通之解釋，說各不同，而皆未能確定。蓋在今日，吾人對於重力與電力之原理，尙未能得充分之解釋，心靈之交通，與重力電力，同一祕密，故亦惟存而不問而已。

或謂心靈交通之現象，與重電不同；重力之傳達物質；電力之感通兩極，爲恆久

不變之例；心靈交通則不然，如憂患喜樂之事，雖有時感通於親屬之心靈，然爲偶然的，而非恆有的；且靈通多在夢中，在醒時則少見之；此何故乎？應之曰：據多數心理學家之經驗，知靈通之感應，必先達於受感者之潛在精神中，復由潛在精神以達於意識域；然潛在精神之活動時期，僅限於睡眠及通俗所謂亡魂失魄時；在完全醒覺時，則不能感應；故心靈之交通，以由夢中感應者爲多；惟當吾人入夢之時，潛在精神，頓形活動，一時間醒覺中感覺之印象，以及隱祕之熱望，皆湧現心靈界中；心靈界中，遂無復感應靈通之餘地；故必印象與熱望減少時，心靈中乃能感應靈通；吾人於親友遇意外之事，夢中有感應者，亦有不感應者，職是故也。

靈通作用，爲心之神祕現象；吾人處此世界，沉溺嗜欲意氣之中，勞心無已，遂令此種神祕作用，爲所阻格，不能活動；故苟能澄心絕慮，如老僧之入定，則心之潛领域中，不啻爲一極靈便之受電機，雖千萬里外之消息，能會通於方寸間，譬猶身挾一無線電機，隨時隨地，能與親戚友朋，互通音問；其便利爲何如哉？

失念術

日本井上圓了著
董祝釐譯

語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曠達如謫仙，尙有『舉杯消愁愁更愁』之語；誰歟能一年三百六十日，俱開口而笑哉？然憂能傷人，其直接影響於吾人之精神者爲何如，其間接影響於吾人之身體者又何如，不磨慧劍以斬，恐滋蔓草難除矣。日者讀日本哲學家井上圓了之妖怪學講義，附有失念術一篇，語既中肯，法皆精確，誠掃愁帚也。因不揣譾陋而彥譯之。

一 正式的失念術

分物理的與心理的失念術兩種：

(甲)物理的失念術 如注意身體之運動，血液之循環，及體育衛生等；施行種種養成身體健全之方法，其結果可以消失精神之憂苦，此間接之方法也。至於直接施行於精神上之失念術，則惟心理的失念術等是賴。

(乙)心理的失念術 有屬於感覺及屬於思想二種，前者曰感覺的失念術，後者曰思想的失念術。

(A)感覺失念術 由五感或有機感覺之作用，而吾人遂得移其精神注意於外界事物者也。

(1)視覺失念術 最足以牽人之精神，引人之注意者，其惟視覺乎；如觀麗容美色，則令人意消，是其明證也。

(2)聽覺失念術 如聆幽揚美妙之音，則精神爲之一爽是。

(3)觸覺失念術 如行溫湯之浴，着輕快之衣，則覺愉快是。

(4) 嗅覺失念術 如嗅芬芳郁馥之香，則覺神怡是。

(5) 味覺失念術 如食肥甘者，則忘其所苦是。

(6) 體覺失念術 卽有機感覺之失念術也，如體溫血行營養運動等得
其宜，能使憂苦消散是；此種與上述物理的失念術，甚有關係。

上述之感覺失念術，雖與美術稍有關係，實則美術乃緣於感覺以上之情操，依
高等之思想而始生；故由美術而失念者，與其謂爲感覺失念術，無寧謂爲感覺以
上之失念術也。然感覺失念術，雖對於高等之思想無關係，不過一單純之失念術；
第實際上使吾人忘憂之功，亦甚偉大；蓋思想不發達或無智不學之輩，則舍此感
覺失念術，其技窮矣；是此種失念術，對於中流以下人，大有造也。惟當注意者有二
點：一須擇與其所憂慮者，毫無關係；若其間有絲毫之關係，則立能喚起憂苦之聯
想，是欲減其憂苦而反增之也。一須擇己所適意者；設其所感覺者，不適自己之意
或無興味者，其結果亦無功效。此二點，非惟感覺失念術所當注意，卽下述思想失

念術，亦當注意者也。

(B) 思想失念術 方法有多種，均較感覺失念術高一籌，非依高等之思想，不能達其目的；蓋感覺失念術，不過因感受外界之刺戟而然，其影響僅能及於一時，思想失念術，則異於是；即此一端，已可明其等級之高下。夫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在高等之思想特發達耳；故吾人與其取感覺的失念術，無寧取思想失念術之爲愈也。其方法則所思想之事物，當取與其心之所憂慮相反對或無關係者；至於實行之法，隨人之造詣而不同，茲舉數例，以備採擇：

(1) 再現的失念術 (子) 追憶己身少年時快樂之景况；蓋當年樂事，吾人苟憶及之，每有餘甘也。(丑) 追憶歷史上所記古時快心之事，亦往往有令人稱快不自禁者。

(2) 想像的失念術 (子) 想像未嘗經驗見聞者，如描寫黃金世界或極樂世界於心頭是。(丑) 推敲古人或自己之詩文，以感起想像上之快樂。

(3) 推理的失念術 (子) 考定理學上之原理原則，或應用之以發明新器械新法則，每能令人忘其所憂。(丑) 推究萬有之哲理及宇宙之真理，以忘其憂苦。

(4) 世外的失念術 (子) 講老莊虛無恬淡之道，無爲自然之理；對於世間之災難不幸，不掛心頭。(丑) 講佛教出世之法，以超然世外，擺脫憂慮。

(5) 理外的失念術 (子) 依坐禪法，使心遊於道理以外物心以上之境。(丑) 由信仰崇拜等，歸其心於理外之神佛天帝。

要之，欲忘思想上憂苦之方法，以宗教爲最有力，而尤以信仰爲最有功；觀夫吾人之信神佛者，其崇拜之時，非第忘其憂苦，且一心信仰，以爲我佛慈悲，必能默佑於冥冥之間，則憂苦立消；故宗教講出世之道，用以除世俗社會一切不平之念爲最有效也。

(C) 感覺思想相合之失念術

(1) 轉境的失念術 移住居，轉境遇，變職業，變交際等皆屬之；蓋變土地境遇，非僅使其所感覺者異，因思想上生大變動，益能收轉其注意之效；惟其境遇，當擇風景秀麗氣候爽快之場，又須閒靜而清潔；居於其中，則物理的失念術與心理的失念術兼得之；轉境的失念術之效驗宏大，不待言矣。

(2) 游興的失念術 此依游興或游藝而失念之方法也；如奕棋，如演劇，如談笑，皆可以轉人之思想；又如繪畫，如建築，如園藝，亦有使人免其憂苦之功；是亦非但與感覺及思想有關係，而又與心理及物理均有關係焉。上二種亦當注意於所見聞所接觸，須與所憂慮者，毫無關係；否則喚起聯想，又胡能失念哉。

(3) 發聲的失念術 或當無聊之際，或遇不平之事，苟引吭咏唱詩歌，或高聲朗讀文章，或樂歌，或謠曲，各隨所好而為發聲之運動，皆有消遣憂悶之功；彼信宗教者，唱念經典，不識不知之間，已得轉其意向；蓋發聲有一種妙用，

能消散人之憂悶故也。

上三種之失念術，固與感覺思想二者有關係矣，然均不出美術之範圍；蓋就心理學之智情意言之，上述之方法中，關係於情智者為多，就中以關係於情者為尤多；故其主要之方法，不得不偏於美術或宗教。美術則合天然之美與人工之美而兼有之，因此二者均有使人轉苦為樂之效力也。上述之轉境的失念術，即主為天然之美；遊興的失念術，即主為人工之美；而以美術動人之情和人之性者，則感覺之失念術也，特其作用，僅及於俄頃之間，一時難奏功效，必待反覆數回，養成習慣而後可。至若人之所憂慮者，係由習慣而成，則矯正之方，亦須用更強習慣之力以奪之；蓋遇天災人難，往往於經過之後，猶苦懸於心，此實受習慣之影響；醫之之方，亦惟有利利用反對之習慣以為之代也。

又有一種方法，與上述稍異其性質，其法為何？即人之居於閒靜無事之境遇中者，其失念之功效必無多；因閑靜之時，精神不附於外而專注於內，常易注意於憂

苦，而使其度愈高；試舉例以明之：吾人睡眠之時，雖須閒靜，使過於閒靜，却有妨於睡眠；是無他，因無物牽引精神，使注意集中於一點，中心反易於潮起汐落，展轉反側而莫得成眠也；是以閒靜之處，亦須有一種引感覺之物，溪流潺潺，雨聲瀟瀟，松韻蟲語，燈光月影，苟用志不紛，凝神聆視，則有催眠之功；故居於閒靜無事之境，必須有助精神集合之物，彰彰明矣；吾人利用此理，知終日置身於多事多忙之境，遇無片時之隙，雖任如何憂慮之事，亦將無暇懸念；故居幽邃閒靜之地，無寧居繁華雜沓之場；以其注意力被牽於四方，自然易失念也。此與前所述者異其性質，為感覺思想相合之失念術之例外，因附屬於此。

二 變式的失念術

亦分有二種：第一，看破道理之方法，屬於智力者也；第二，依意力抑制之方法，屬於意力者也；前者名智力的失念術，後者名意力的失念術。由此可知正式的失念

術與變式的失念術之異點：一爲無意的，一爲有意的也。易言之，正式的失念術，其失念之方法，爲應用知與識而已；變式的失念術，其失念之方法，則爲充分注意之思想或意力。

(甲) 智力的失念術

(一) 哲學的失念術 持達士曠觀主義，看破病患中有病患，不幸中有不幸。(子) 積極的宇宙觀世界觀，帶樂天之性質；例如看破世界之不幸，而開闡一圓滿之妙境，明知人生之多苦，而發見一幸福之樂園，是也。(丑) 消極的宇宙觀世界觀，合厭世教之主義；如觀人間一生如夢幻泡影，視富貴利達如浮雲朝露，雖遇如何之不幸，毫不介意是也。

(2) 心理的失念術 分析心理學上精神作用，考究生起苦樂喜憂之原因，而爲失念之方法。(子) 爲體象二元論，分精神爲心體與心象二元；苦樂喜憂之變化，獨存於心象上；至於心體，則不生不滅，不變不化，不爲生死幸不幸所動，故

凡一身之榮辱利害，有若隔岸觀火，視如他人之不幸焉。（丑）爲苦樂相對論；苦樂自心理學推究之，皆爲相對的；歡樂之場，永住其地，則歡樂者不歡樂矣；苦患之場，久止其境，則苦患者不苦患矣；金銀財寶，既屬於己，則視若固有，蓬門圭竇，苟不改其樂，亦無所苦；矧富貴者不必卽幸福，貧賤者不必卽不幸；蓋富貴者，自表面觀之，似極快樂，自實際窺之，有貧賤人所不知之苦；貧賤者，自表面觀之，似極痛苦，自實際窺之，亦有富貴人所不知之樂；因苦樂與幸不幸之程度，非可以金錢之多少測度，惟依其心之滿足不滿足而定耳；雖富貴，苟不滿足，仍是不幸；雖貧賤，苟自滿足，卽是幸福；至於鰥寡孤獨，脫令其心知足，卽使幸福終其身焉，可也。凡此以心理學上之理慰其心者，謂之心理的失念術。

（3）宗教的失念術 此由宗教之理而安心之方法也。（子）佛教之因緣業感說，視一切之不幸病患，爲前世之宿緣業報，則易解脫矣。（丑）儒教之天命說，以人生之吉凶禍福，歸於天命天運，非人力所能爲，則知萬事天定，無所用其憂

慮(寅)耶教之上帝預定說，視人間之利害得失，皆上帝所預定，非吾人所得左右者。

(4)經驗的失念術 依通俗之經驗事實，看破苦難不幸之方法也。(子)比較法；以他人之大不幸，較己之不幸，則己之不幸，變而為未嘗不幸矣；蓋勿論如何不幸之人，天地之廣，欲尋一更不幸者，亦易易事；此乃經驗失念之一種；更就疾病言之，如人罹重病，自以為病甚劇，因精神上多一層妨害，病必愈重，反之，病重者視若輕症，則病勢必漸減；故世人問友病時，談話務須避隱關於病苦上之事，或告以較重之病人，亦可減少其病勢；如問苦病之人曰，君之病非重症也，僕昔年嘗罹較重之症，現今僕之友人中，有罹病較君更重者，並舉種種雜例語之，則其病勢自轉而勿藥矣；由此推之，人有遭遇不幸者，語以世間更有不幸於彼者，則其憂苦得至減少，可無疑也。(丑)考社會之實況，知吾人一生之幸福少而不幸多，樂乃一時而苦每永久，誰能有絕對之樂者？自表面觀之，似乎或有絕對

之快樂人，自實際觀之，難免無幾許之不幸也；擁鉅萬之資產者，或則虛弱多病，或則不幸短命，或則別妻離子，或則苦無子嗣；參透此理，必恍然大悟；不幸苦難者，人世之常態；人生斯世，苟際會不幸，視爲當然之事，毫無足怪矣。（寅）禍福吉凶，每循環而來，幸福之後，有不幸焉，不幸之後，有幸福焉；人間萬事，如塞翁之失馬，今日之不幸，或即明日幸福之前兆，今年之不幸，未始非明年幸福之預告也；設遇不幸，作如是觀，未有不滿足者。

以上所述之智力失念術，分之則爲四種，合之則可歸於哲學的失念術而爲一種也。

（乙）意力的失念術 瑣細小事，懸於心頭，則必煩惱侵尋，憂思鬱結，馴至忿怒而不可自遏，爲禍甚巨，爲害非輕也；使有大意力以抑制之，自能漸歸消滅；意力的失念術之價值可知矣。分道德的宗教的二種：

（1）道德的失念術 用道德上之克己工夫，以抑制其心；當其心有不平，欲

起忿怒，能以高等之道德心以抑制之，則自鎮靜。

(2) 宗教的失念術 用宗教上之戒律，以抑制其心；人生不能無不如意之事，苟遇有忿怒之惡念起時，則以嚴正之戒法，鼓舞意力以制止之，則其情自平；佛教戒定慧三法中，戒即為宗教的失念術也。

意力的失念術，雖有道德宗教二種，其實不出道德之一範圍，乃由精神之大勇力所致。凡世之所稱為豪傑者，非惟富於思想力，又必長於意力；故能既不偏衷狹量，且肯含辛茹苦以成就大事；蓋不幸災患當前，苟非具有百折不撓之精神，銳意熱心以排斥目前之艱難，而能功成名就者，未之有也。欲養成此種之精神，則意力的失念術尚矣。

